

仇恨與創傷



張
煌
著

紅藍文藝創作叢書之四
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

我從北方帶來了仇恨與創傷；

更帶來說不盡的故事……

——作者，一九四〇年於桂林

傷 創 與 恨 仇

(事 故 的 一 方 北 名 一)

著 煌 張

行發社版出藍紅慶重

本書作者書目：

1. 饒 恕（短篇創作集，二版）
2. 花 嫁（短篇創作集，二版）
3. 人間愛（短篇創作集，二版）
4. 不必等待春天（長篇創作，初版）
5. 迷 羊（長篇創作，即出）
6. 花是怎樣開的（中篇創作，二版）
7. 仇恨與創傷（速寫集，五版）
8. 抒情集（詩集，二版即出）

目 錄

旗的故事·····	(九)
一，插旗人的落難·····	(九)
二，爲了旗·····	(一六)
武田特務·····	(三〇)
斯密司·····	(三九)
南運河上的風暴·····	(五〇)
皇軍十萬·····	(五六)
再版後記·····	(五八)
附錄：創傷與仇恨（高詠作）·····	(六一)

367339

旗的故事

一 插旗人的落難

——給一個人

回憶是首憂鬱的歌，從發不出愉快的音調，因為苦難譜給生活線譜的音符，都是低在末條綫下的；是悲沉而抑鬱呵。所好我不是一個善於傷往的人，能够避開過去，兩眼遠矚於未來。

但是你的來信使我苦住了，你硬要我告訴你華的遭遇；這簡直是要解脫我的靈魂繃帶，用模糊的淚眼去重新睜住那難癒的創口。可是我還能不說給你嗎？你第一封來信是溫和的探問，終了沒有收到我的覆信；你第二封來信是哀告，我也按下這隻手；你第三封來信竟懷疑了我，說我愛上華，却羞於直言；你還說，如其我對華的愛在心中生了根鬚，你願做一個施雨露的人，使之出枝生葉乃至結花結果。C．這都是大錯特錯！但我原諒你，我屢次失掉覆信的勇氣，才引來你這



種猜疑。

我不給你留信，着實是爲你着想的，因爲我知道，寫給你的每句每個字，都會打穿了你的心。既然你硬逼我寫呢，你首先讓理智冷靜着自己些，不要全用感情的看這封信。

那天夜裏在東車站我們握別之後，歸途中我和華高興得連路都走不上來了，只是蹦蹦跳跳回到寓所。一路上我們是有不少次平地摔交呵。

但是在你離開我們的一星期之後，竟無隻字音訊回來，使我們就心到你的安危。華的心路頂窄，神經也比別人來得敏銳；她揣測你在××過河也許被敵哨兵瞧出破綻，遭了難。我跟她說：「這不幸不會降到他身上，他的化裝是能逃過哨兵的眼睛的。」而她却回答我：「別說寬心話，如果哨兵檢查他兩手的話，那麼化裝也是會被看破的；鄉下人的手是粗糙的，他的手只是城市中的人纔有呵」。她是想得這麼周密，有時我也不禁被她言語的圈套繫緊了這顆心，默默的和她傳送着恐怖的目光。

而你並沒有死，距離「七七」兩週年的前三天，收到你煩楊明同志捎給我們的信，還有不少戰訊的稿子。你說你在冀中區很好，一切如意，還使留在北平的同志都爲你歡喜起來；尤其信尾

巴上的幾個字，給我們安慰最大，說是你要北平的同志們合起手來，紀念光榮的「七七」。

華讀了你的來信，那高興的樣子還用形容嗎？你合上眼睛總可想像到她該狂到怎樣地步！那天她請楊明同志和我吃了頓好飯食。她也用愛的表情說着恨的句子：「這蠢貨呵，他平安的到了冀中區，竟忘記別人的記掛，不理他了。」

說是不理你，她却像孩子得到一塊糖食般的親着，祇着的拿走你寫來的戰訊。轉天我從窗口收到「突擊日報」時，這戰訊是在瘦細字體的油印報上發表了。那字體一看就知道是華寫的。

可是從七月四日起，她竟扎了猛子，一連兩天沒有見面。中間只收到她一封短信，說是要我寫「七七兩週年告淪陷區同胞書」，「標語」和「傳單」；還要我仔細想想：「七七」兩週年的行動步驟。

我依她的話做了，而且想過。

「七七」的那天早上，太陽還睡得挺香的，沒有醒來。在四點多鐘的時候，我竟被窗外的一種細小的聲音撕破了睡夢：「H·醒醒，我來了。」

我知道是華，就連忙穿衣下床，開門叫她進來：黑暗中，只見閃進屋裏的是兩顆灼亮的星子

，細瞧之下才辨出那是她海一般深的明眸，她穿一件青色的旗袍。

開頭第一句總是忘記不了玩笑，她說她穿的是夜行衣，跟偷兒借來的，縱然是偷兒的衣服也好；夜間走路可是不被人容易看到。

我要捻亮燈來跟她談話，她很怪我粗心，說外面看到明亮的窗子，必有不利的猜想加到我的頭上來。

一直等我上好頂門橫，靜了一靜之後，她才將聲音低得像蠅叫一樣的述說了她的意見，我也將我的意見說給她；結果是決定當去晚四城脚和幾個公園張貼『傳單』和『七七兩週年告淪陷區同胞書』；給偽政府的每個狗角一封警告信，令其下台；在王府井大鎮和西單牌樓一帶的日本商店，盡可能的放火燒掉；去蘆溝橋插上我們的國旗，並在附近一帶張貼日文『傳單』給敵兵看；到各影戲院散發『傳單』幾項。工作分配除F·C·D·Y·C·W·分加重任外，我決定依照F告訴我的方法，去黑洞洞的影戲院履行任務，華因為熟悉去蘆溝橋的路線，便打算和F一起前去。

不過，我不大主張華去插旗，她的肚皮隆起很高了，恐怕走這樣長的路，會使胎兒吃虧的。而她却極力反駁我，說是胎兒雖然還未落生，還沒有理智，但久後他能夠知道母親懷着他去幹過這

樣偉大的行動，會感到無比的榮幸而來熱情擁抱她的；甚至會感激的吻破她的脣皮。

終於，她是去了，在太陽中天的那時節。臨走前，我們熱烈的握住手，互相的默默注視許久，半響，我們都動了動嘴唇，却沒有道出一句話，不由的她嗤嗤的笑了。

「當晚回來吧？」我打破這窘人的沉默問着她。

「唔，回來。」

「旗子放得嚴密嗎？」

「嚴密。」

「那麼再見了。」

「再見吧！」

可是，我們都沒有動一動，手也沒有鬆開，又是默默注視許久，她纔轉身走出到門外去，當她經過窗子的時候，站住腳，窗紙透過來她的聲音：「H，小心了。我找到F，代你問好。」

停會，D·Y·C·W·全來了，我們又輕開一番計議，行動就開始在下午五點鐘。

在××和××都買下包廂，中場電影一開，我們就先後的去了。我很慚愧，自己擔當的任務

是太輕微，太簡便了一些；只用紙條兜住一捲「傳單」，貼靠在容易落到樓下的欄柱上，綑上一根香火，便歸轉來；歸途中我的頭腦裏只映現着那香火的紅和一縷烟的繚繞，我揣測着當燎斷兜帶的那一刹那，全場的人必定爲了憑空而落的許多傳單昂起頭，張大他們驚奇的發亮的眼睛，去追逐那每一張傳單，他們也會在每一張傳單將要觸及地面的當兒接到手裏，那時銀幕上的場面儘管多精采動人，也不會挽回他們的注意。想着，我走在街上，擦過偽警身邊或一眼望到心高氣傲的日本人時，又不禁高墳起胸脯。

當我走出東華門，一路上的麻煩是多起來了，到處受到檢查和盤問，有幾處斷了交通，在宣佈戒嚴。路上的人漸漸稀少，只有消防隊和救火車奔跑如梭，是C. W.同志用火招來他們的。

——這景象值得高興呵！

但是回到寓所等着華和F的歸來，只來了F自己，他見而第一句話告訴我：

「華和我走了叉路，我奔到敵兵營附近貼日文「傳單」，他插旗去了，分手前約定在中央公園的草亭見，草亭上卻沒有她，我一直等到無望的時候，只得來問你見到她沒有了？」

當時我的回答必然嚇他一愕的，我們都在恐怖着蔡的遭遇了。我也和他重去中央公園的草亭再等她，那時正落着雨，公園裏沒有一個遊人。等到晚間十時左右才轉來，我們都失望的搖搖頭，約定明天見面的時間。

轉天早上，「新民報晨刊」送到手裏時，我被那二號黑字體的大標題刺出兩行熱淚，那上面載着：「皇軍巡邏兵昨在蘆溝橋擒獲女匪一名」。下級四號附題一行：「據供名為韓青華」。

F. C. D. Y. W. C. 諸同志知道之後，我們抱頭大哭。可是哭又有什麼用呢？在一個從蘆溝橋回來的鄉親口裏得知青天白日的旗幟在蘆溝橋畔飄動，在蘆溝橋附近居民心中飄動過的那一剎；我們都流着淚，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華的母親在這大的打擊下瘋狂了，一連幾次來我這裏掉着眼淚提到華、提到你，提到華的肚裏的小生命。……你知道，華的母親那張老臉是被人世的磨難刻了多深的愁紋呢？這一來她的臉是皺起而收縮了，我想沒有一種幸福的鬚斗可以再使他的面部弄得舒展而圓潤，沒有一種幸福再能填平她的面部上一條條愁紋的深溝；她只四十幾歲的年紀呵，但她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了。

我們只有安慰她，說些寬心話給她聽，（自己的心却被哀傷與驚恐捏緊着。）但，她只是掉

淚，並且勸我們變更住處，爲了避免那萬一的不幸，因爲北平的空氣從此呈現了空前的緊張。

在我們變更住處的轉一天，F·C·跑來我這裏，喘喘的告訴我：華的母親收到一個從敵憲兵隊寄來的郵包，解開看，竟是華的那件青旗袍包裹着一個女胎兒，在她小屁股上遺留下一個血手的印迹。華的母親看罷，就大叫一聲，氣絕而死。……要說給你的都說在這裏了。

你憤怒嗎？頂好讓憤怒化做力量：而將此一力量交付給戰鬥吧！

你羞辱嗎？戰鬥的光火能照耀塞滿你靈魂深底的暗影。

得記住：現在不是哭的時候。

二 爲了旗

一個童話在天津流傳着，以後，這童話響囑在每個北國孩子的嘴頭上。

✕

自打小溜柱的學校裏挑起了太陽旗，他從心裏裏緊扯起來，小手總覺得怪癢的，恨不得馬上找個機會，攀上牆頭，嘿！一下子擰掉它，然後撕成條，燒成灰，看再掛怎麼成？

可是失望：牆頭高，他小，又找不到梯子，很爲難。

「這得跟三多商量下，我要是踩他肩膀上去囉，唔，差不離！」主意是這樣拿定了，可是登時又不放心起來：「也許他不讓我踩？」

一轉念頭：

「有了，他不讓我踩，我讓他踩；反正是不掛鬼子旗！別說三多的爸爸……唉——」這句話還未落上句點，便被他一聲嘆息打斷了。

他的意思是別說三多的爸爸還受過鬼子欺侮，不分青紅皂白，遭過一次狠打的。三多愛聽大人們講「精忠傳」，很佩服岳武穆，從盡忠盡孝兩面來講，他該知道這是時候了呀。

小溜柱拿定主意，却找不到三多。

「他又逃學了，該死的！」指頭填進口裏，翻個眼白，他細一尋思，小臉蛋却羞得發燒，像要噴火了。「人家三多怎麼該死咧？羞人的！這學校來不來有什麼好？校長是個奸臣哇。」

他也入迷的聽過大人們講「精忠傳」，知道了忠心報國的是「忠臣」，背國的叛逆是「奸臣」，不用說，他斷定換太陽旗的就是校長了。

三多和小溜柱是好成一個的，就是逃學，晚間也可以找到他家裏掏窩去。小溜柱不便，懷著老大希望去了七八次，可是三多的媽總是回答他兩個字「不在。」

「怪呵，三多不敢躲我哩，怎麼好？」小溜柱苦惱了，他預備了滿肚子的話要跟三多討論，主要的當然是如何弄掉那面旗，再就是該不該不唸下這學期？

小溜柱很發急，可又不敢和別的同学商量，這不是耍戲呀，要是不挑挑選選的就和別個同學說出來，一漏嘴就滿槽——給校長知道，一準要開除；也許還得打紅手心走。

「開除？喂，這到沒什麼好怕——只是先要弄掉這鬼子旗啦。……」小溜柱越想越怕看見那面太陽旗了，不知怎麼的，眼睛却不服從心的命令，老是向上睜，一直睜到眼花，低下頭來，彷彿那面太陽旗還在眼前撒野的飄擺。

「過兩天真得像捉迷藏一樣，眼上綁條帶子來上課！」小臉上氣得沁出汗珠。再一尋思，不禁楚楚一笑的叫出來：「可是那還怎麼能上課，看不見字嘸！」

x

小溜柱苦惱了又苦惱，不按時起床，天天遲到，上課鈴管不住他，有一天數學教員說他不乖

了；可是數學教員在黑板上寫下的怪公式也被小溜柱認為不乖，他立刻氣憤難耐的在叫：

「『日本帝國主義』加『中華民國』，得數是『仇敵』；不是『親善』！」

「……………」數學教員的臉孔登時嚇成紙白，向窗外望望，連忙回過頭來對準小溜柱抖抖的顫着唇皮，半啗，沒有半句話說出來。

結果是下課後，小溜柱被喚到「預備室」，天良使他對這孩子不敢過于責備，勸他以後不要太粗率的說話，不願意唸下去儘可退學，免得小命危險，他的飯碗弄砸。

「和校長一樣——奸臣呵！」小溜柱走出「預備室」，就斷定數學教員也是個「奸臣」了。

×

小溜柱有多麼苦悶呢？跨出校門，又愕然的停住脚，在學校怕見那面鬼子旗；回家又怕看爸爸的那張黃瘦黃瘦的臉孔了。他目擊到爸爸數日來替鬼子兜攬破銅爛鐵的生意，實在這是爸爸的不乖。

回到家裏，不等爸爸說話，他就氣憤難耐的指教起老人家了：

「書本子上說的，銅鐵能鑄造鎗、砲、炸彈、……唔，太多！你不能替他們東找西找，讓他

們鑄造好鎗砲打咱們中國人！」

「打到你頭上來嗎？唔，這是飯呀！好東西，鬼子不對我來打，小溜柱的媽，插起門門來，活活打死這逆子！」

爸爸一面說，一面劈頭照臉的打來，幸虧媽媽疼孩子，不但沒有上門，却閃開門邊，小溜柱似出了弦的快箭一般，倖倖的逃脫了。

小溜柱跑過幾條街，定了定心，不住的在人行道上徘徊。他將一切怨憤都集在那面旗子上，他想：從那面旗飄在天津的天空以後，爸爸這收買破爛的（註一）老實人，變成奸滑，而且失去往日的慈軟和熱愛；從這面旗飄上學校的旗桿，校長變成「奸臣」，教員們也將心眼變壞，尤其是數學教員，變得將123456……的數字改成「廿十廿十」——「竊」——「竊」——「竊」……的怪公式，在他想：這只有奸臣才編得出的。他一面想，猛抬頭望見一家日商洋行的門前，高挑着一面太陽旗，那旗心像團火般的燒紅他的兩眼。

「要弄掉牠！再去找找三多吧！」拔起腿來，就向三多的家跑去了。

「不在！」當他找到三多家的門口，三多的媽又是從窗口探出頭來，回答他這麼兩個字。

他剛要問三多去了那裏，窗門却很快的關上了。他悵悵的站在那裏，半天沒有動一動。非常奇怪呵，三多的媽媽在先前見了他來，笑得她那胖臉上找不見了眼睛，現在不了，見他像見到仇敵一樣，板緊臉孔，冷冷的只給他兩個字的回答。

這是什麼緣故呢？在他小心裏想不出，一陣痛楚，他靠在牆上哭起來。

只怪窗紙薄，裏面透出來他好友的辱罵：「媽呀，你聽聽，這狗秧子羞哭了。」

狗秧子？——小溜柱立刻抹了一把淚，就怒沖沖的向回下走了，他想不出為什麼三多躲在家裏不見他，他更想不出為什麼還罵了他這樣的狠？

x

回到家裏，媽媽上街去了。

「小溜柱，過來，爸爸抱抱你！」

小溜柱在外邊受了氣，一時竟忘了爸爸的盛怒，剛投進他的懷裏，就被摔了個筋抖，屁股上有蒼帶棒子打下來了，叭啞，叭啞……的。

咬緊牙，他不哭，好像存在他腦中的任何問號也一起被蒼帶棒子打掉了：他將怨毒歸理包堆

的集湊在那面鬼子旗上，他相信就是那面鬼子旗引導着爸爸走上邪路。他更其推測到，如果這旗插得過久，將不知有多少人要變得和爸爸一樣，甚至更壞！他怕那面旗弄盲了人們的眼睛，一個機智的決定：他要撕掉鬼子旗，換上我們的祖國旗幟，雖然他知道這旗幟不會在旗桿上呆多久，但他認為即使有利那颶風，也會提醒一些人，記牢他是祖國的兒女。

在不安的夜夢裏他還驚叫着：「小三多，你罵得對，可是三多哇，咱們都是一邊的啦！」

媽媽一聽見小溜柱說夢話，就推一推睡在身旁的爸爸，吐出幾句報怨的話。

爸爸弄得不耐煩了，一下子捶醒了小溜柱，喊：

「給我到院子裏睡去！」

是凍裂皮膚的臘月天呵，而小溜柱却不哼不哈的抱了被子，走出屋來，屋外是怪叫的夜風迎接他，那風和刀一樣刺進他的肌膚，他抖了下，又開了院子的大門。當他剛走出不遠，一把手又將他拉回來了，那是他媽的手。

「怎麼變得會耍骨頭啦？」

「不，媽媽，我要去撕掉那面旗！」

可是他却被硬拖回來了，重新按倒在床上。

「那面旗？」媽媽竊好問着他。

小溜柱不哼一聲。

x

小溜柱的同學越來越少了。現在小溜柱才知道，三多早就退了學。

一天他剛跨進學校的門檻，身後便有一羣退了學同學們唱起了一支歌謠，開頭的兩句使他聽得幾乎拍掌，站住腳再往下聽，他却漲紅臉皮飛跑了。而那歌聲，那歌聲像生了翅子一樣的追趕着他：

「中華民國要翻梢，

雞鍋兒，直了腰！

奸商的崽子是小溜柱啦……」

另一個就插一嘴進來：「怎麼着？」

「小溜柱是開花的熊蛋包！」（註二）

接着騰起一片笑聲，當笑聲落下去之後，不知誰又來了兩口：

「砲打無心德，

買銅鐵的兒子沒腦類！」

……小溜柱跑得快，跑進講堂，歌聲和笑聲一齊掩在門外。他不難過，恥辱像沃土，使他的復仇意志扎進深根，不可動搖，更難震撼；他決定就在今晚，要用事實證明自己了。他記憶裏有一件東西：那是放在學校「儲藏室」的一面被塵土封蓋住的祖國的大旗。一句話在他小心裏反覆着：「無論如何要把它換上旗桿的……」

上了一堂課又一堂課，小溜柱的眼睛沒有放在書上，只反起眼白，睨着屋頂。嘗着無淚也無聲，那稀有的苦痛。

散學後，他沒有走，藏身在操場的樹蔭下，一直到黑了天。他餓得肚子發疼，但，忍耐着。於銀鈴般的星子隨風搖蕩在夜空的時候，他才蹣手蹣腳的走到「儲藏室」的門邊，看看，門是鎖着的。他爲難許久。偏好一陣風南來，吹動了窗門，他歡喜得險些叫出，知道窗門沒有鎖，他便破窗而入，取來他需要的。

臨走時，他像偷兒探路似的回顧操場，然後扭開操場後門，大搖大擺的回家去了。

×

媽媽越等孩子越不見來，摸摸飯菜已是冰冷了，便走到巷子裏喊起來：

「小溜柱唉，飯冷了，……回家囉……」

「來囉。」小溜柱在幾十步外應了聲。

當他回到屋裏，媽媽在燈下看見孩子的臉孔變得很是兇悍。飯不吃，只在發愣。

「怎麼啦 告訴媽，誰又欺侮了我的肉？」

小溜柱吃了一嚇，他這纔發覺有人眼着他，不禁心裏別別的跳一陣。用手理理頭髮，只好撒

謊：「頭痛。」

「頭痛？噯，准是受了涼，快填幾口飯去躺吧，回頭我沖薑糖水來，給你發汗。」

「我吃不下……」他裝得滿像那回事。

「又犯饞了，好，不吃就去躺吧，媽媽等會去買梅花糕來給你吃，來，讓我先給你脫衣服，

……」

「不脫！」小溜柱用不着吃葷糖水，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脫不得衣服呀，祖國的大旗就繫在腰間呢！

「不聽話了，爸爸回本又該打……」

小溜柱立刻截斷媽媽的話，問：

「爸爸往那去了？」

「去找你哇，他要和你抬着那筐子爛鐵，給福島洋行送去，福島三太郎催過幾次了。」

小溜柱火竄了，走到門口，轉過臉來：

「媽，我找爸爸去。」

等媽媽趕到門口的時候，他竟一溜煙的不見了。做媽媽的只好嘟囔着：「有病啦，這孩子啊」

「」

小溜柱跑着……

看看天上的星，星在追着他；

看看地，地上沒有人追。

他繞進學校的後門，才放輕腳步，定了定心，按他計劃過的，向靠近房簷的鞦韆走去。

他謹慎小心的登上鞦韆，一格又一格的爬着，時時得提防抓個空，跌下去就要整個渾身青。

在「體育」這門功課上，爬鞦韆本是小溜柱頂拿手的，每次都得足分。可是他今晚却像個不會爬鞦韆的了，莫不是夜色太濃了嗎？他今晚爬鞦韆是太緩慢的。

「有賊！後門開了！」——從那裏，這麼喊了一聲？這一聲一直響進小溜柱的心裏，身子一幌，急急的爬上三格，還好，摸到房簷了。跳到房頂去的時候，他急中生智的弄掉鞦韆，怕是有誰從鞦韆追來，使他的計劃整個的失敗。

叭噠！——一聲，鞦韆倒在地上了。

究竟是孩子的機智呵，這下子更惹得那喊叫的人放大聲音了：

「在房上，爬鞦韆上去的！」

小溜柱不管這些，從腰間取出祖國的大旗，展開來，披在肩上，快步的奔向那旗桿……那旗桿……拐過「校役室」的屋頂，一把手就抓住那旗桿了。

「那裏？」

「在房上！」

「爬樓梯追！」

「呀！樓梯弄掉了！」

……操場上擠滿了人，手電筒在夜空之上編織起銀網，捕捉着小溜柱，而這時的小溜柱已經解下太陽旗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了。接着他就用顫抖的手指向下拉着昇旗繩，向下拉着……

……向下拉着……向下拉着……

「有了，在旗桿那裏！看！」

「唔，這還了得，老總（註三），快向那孩子的腿上開一鎗！」校長的聲音。

小溜柱的手中拉着那昇旗繩，向下拉着……向下拉着……向下拉着……

旗！向上昇高了……昇高了……昇高了……

一粒子彈在黑暗中划了一道金線，向小溜柱的腿部穿去了，小溜柱絕叫一聲，跌了下來，但是他沒有放手那根昇旗繩，旗！就呼噓一聲昇上去了！

地下的一個小生命埋在血堆裏了，旗比血紅，在染亮了整個的夜空。

四周的人們瑟叫着……

一九四〇・八月離桂前夜・

(註一)：收買舊貨的小本商人。

(註二)：低能兒。

(註三)：警察的尊稱。

武田特務

武田特務雖然幹着極兇極惡的生涯，但是他的像貌並不可怕，相反地，倒挺秀氣呢。在朋友當中，他有個羅勃泰勒的綽號（註一），起初，武特務對這綽號感到一點興趣，一點欣喜和自足；不料最近一聽到人家這樣羅勃泰勒，羅勃泰勒的叫他，他却擰緊眉頭子很感憂鬱了。

爲這件事，他的朋友們都莫明其妙起來，最後打破這個悶局的，還是他自己。當他向朋友們訴說起內心隱痛的時候，面色頓現灰白，聲調近乎哭泣。

「唉呀，羅勃泰勒，不要再叫我羅勃泰勒吧，咱家的那個湯縐姑娘可怕聽這個，近來，她恨不得我滿臉生瘡，遍身是疤，要不她就會猜東猜西的，左右並不放心我！請想，我們幹特務的整天得在外面跑，尤其是我又受過主子的猜疑，吃這碗飯，那裏還有多少時間去陪她？哼哼，你離開她一分鐘，她都以爲你在外面做了頂頂對她不起的事情，跟你大哭大鬧。總是嚷着：『嫌我醜，早些說話呀，到今晚才看出來嗎？』喂！我要看到你跟另個妖精在外面逛，輕傷不了你的！——這還

不打緊，有時她簡直像神經錯亂了似的，就在前幾天，我跟她去中原公司買點日常用的東西，說來也巧，迎着我們面走來一個挺好看的密司，嘿，一走到我們跟前，站住了，我們正在一愕之下，這密司原來是站在華竹綢緞莊的窗前，看窗裏陳列的衣料。唉呀呀，咱家的湯藕姑娘，醋性可叫大！氣得喘喘的，竟敢一捏拳頭，去和那密司理論，罵着：「好呵！你勾搭有婦之夫嗎？說明白點，你們中間究竟有什麼關係？老娘可不是好惹的！」那密司又羞又怒，但是沒有膽量，拔起腿來就跑，咱家的湯藕姑娘要追，我給攔住了，這一攔，立刻我吃了她一個嘴巴，打得我臉上又辣又熱，一直疼到心裏。我也不顧面子，在馬路上就撻打她一頓，她哭着罵着的和我分了手。媽的，從那天起，我也就沒有回家，簡直我連向她去解釋一番的勇氣也丟了。誤會去吧！誤會去吧！喝洋油，吞戒指，都由她！幹特務的那個星期不殺幾個？眼！死個她才算屁事！」

雖然他的話帶着滿不在乎的口氣，可是話剛講罷，就長嘆了一聲。確實他是不幸的！我和武特務自幼同學，當我聽過這番話之後，就連忙勸他回家看看，免得湯藕姑娘有個好歹。不過我這樣勸，只是站在一個朋友地位，不得不如此而已，我對湯藕姑娘不但沒有一點感情，而且有些怕見到她，一見她我就要胸悶眼飽，喉管奇異的發癢，簡直是要嘔吐。說她是湯藕姑娘，她的臉蛋

可真像個湯糰，又圓又白，說是白；只能說她的臉蛋上足有幾兩香粉是了，幾兩香粉？也許有人說我筆下未免誇張吧？嘿！聽我講：在微風裏，湯糰姑娘的臉蛋上會有細白的粉末飄散下來，真是順風能傳千里，逆風能傳九十里！在她那又圓又白的臉上，還有個紅點，那是人家湯糰姑娘用胭脂得法，將又厚又闊的唇兒點成櫻桃小口。不過遠遠看去，她的臉蛋却像個加餡的湯糰了。（我們北方的加餡湯糰，都點個紅點的）。由是，人家喚她湯糰姑娘，可對她沒有什麼委屈。我怕見湯糰姑娘，還並非單單因為她生得醜，而是一碰到她，她那張櫻桃小口就滔滔不絕，句句都是訴說自己如何不幸，落得這步命運嫁了個無情的丈夫。她為人率直，從不會在話裏隱藏些微的忌諱，唯其如此，才令人聽起來作嘔作吐。什麼她的丈夫？她的勁頭不但小了起來也少了起來啦；什麼晚間跟她脊背對着脊背睡啦，什麼她的丈夫曾經在某月某日的晚間遲歸啦；等等，等等。一句話，她每逢拉開破鑼般的嗓門噉嚙起這一套的時候，是只圖她的嗓門痛快，沒有給聽者的耳朵加些憐憫的。

這下子真不知道湯糰姑娘又該如何難過了，丈夫竟敢胆大的不回家了。連我都替她有些就憂。不過武特務的勇氣也有些突如其來，使我好不納悶，我勸他的話也失了效，索興對他提出了我

的懷疑：

「武田，幹嗎你對湯福嫂忽然強硬得近於殘忍？女人的心路窄，是容易逼出個好歹的呀？」
武田特務的一對秀美的大眼睛眨了眨，被我的追問逼出淚來，他的唇皮顫抖，回答之先，握住了我的手：

「老兄，你總該知道我比較清楚，我是不願意再幹這行虧心喪德的差事啦，可是辭又辭不掉，就只怪當初一時失算。唉。不曉得是誰，今早從石家莊拍來一個電報給我們特務長，說那裏混進的八路足有二三萬，這下子可將特務長惹怒了，就派了我先去調查，辦案！期限是一個星期。所以我今天來這裏向你順便辭行，跟你談了談你嫂嫂的事情。唉！其實我是頂頂愚笨的特務，我取得特務長的信任，那才使我羞死！愧死！老弟，我的這顆心總像是被魔掌抓緊似的，足夠痛苦了，再加上妻給我的痛苦，真要使我發瘋！我怕了見她，她死就死去吧，如果真的死了，也只好給她坟頭上滴幾滴淚水，聊盡丈夫情義而已」。

武特務的話，不加註腳讀者是難於明瞭的：敵人的特務機關本規定中國特務在每一個星期內必須繳案兩件，否則罰款，沒收薪金。他就任後的第一個星期，就沒有繳出案子來，他的名字

又和特務長的名字相旁，特務長叫武田三郎，他叫武田，這不免引起了特務長的猜疑，將他囚禁了一個星期。他被釋後，連忙去南市三不管一帶抓來七個癮客，咬他們是化裝的游擊隊，混進天津，於是他領到一筆重賞，七個癮客處了極刑。但是在他領到這筆重賞之後，良心上受到莫大的譴責，常跑來我這裏，說他夜裏睡不去，做惡夢，在夢中看到那七個癮客拿着各自的血淋淋的頭顱，向他算賬——一面說，他一面發抖，就像鬼魂附了體一樣。因為有感情做我們中間的保證，知道他不曾將我出賣，我就罵了他，催促他從速的弄掉這份差事，另謀生路。他也答應了。那料一星期之後見了他，又從他口裏知道，他又交給特務機關三個癮客，又領到一筆重賞，問他為什麼捨不得這份差事，他說不是捨不得，而是沒有胆量辭掉，他就親眼看到一個特務辭職的悲劇，是用死亡做為收場。可是他一天不辭去這份差事，就得一天不能忽略自己的職務，後來，三不管的癮客快被他抓光了。由是，特務長對他由猜忌轉到信任和重視，什麼要緊的案子都敢交給他辦了。這次派他去石家莊，我想也是如此。

對着這個意志薄弱的傢伙，我的回答是酸辣的：

「喂，武田，你何必一定來向我辭行，這在我是不歡迎的。如果你今晚走的話，我但願你在

途中留車，或是你自己蹣跚死；被人家碰死！」

他用搖頭和嘆息向我告別了。我望着他那有些微顫的背影、鬍鬚望見一個瘦小的靈魂在我面前可憐的起着寒慄。

他走後的第三天，我在菜市上碰見了湯糖姑娘。她的臉孔不像湯糖了，脂粉不擦，頭髮蓬鬆，兩隻哭腫的眼睛就像兩只紅棗似的。我們一碰眼光，她就打一個箭步，衝到我的面前來。

「唉呀，你去那裏呢？我早要去看你了，到家裏來吧，我買些好菜，請你吃頓好的！」

在往常，我甯肯餓着肚皮也不會答應她這邀請的，但這次我爲了好奇心的衝動，竟在她的家裏吃了一頓極豐盛的午餐。在用飯的時候，她就又提到她的丈夫：

「……你說這不是太欺人過甚嗎？剛才我跟你說的，請相信，確是實情！在華竹綢緞莊的門口，有不少人看見的。那料這小子的祕密被我看出破，竟羞惱成怒？在馬路上打了老娘，到今天，他是一去不返了。我知道的，他一定跟那小妖精跑了，一定的，要不然，爲什麼跑折了兩腿都找不到他了呢？唉唉。求你，替我打聽打聽，明天我自己，也去特務機關打聽下，說真的，我一直不敢去特務機關，還是因爲怕見鬼子呢。」

我沒有告訴她武田去了石家莊，也沒有給她一句安慰的話，吃飽飯，抹抹嘴頭就和她舉手告別。走的時候搭訕着：「我一定去盡力替你打聽，一有下落就寫信告訴你吧。」

「別寫信呀，」她連忙在後面嚷着：「來一趟告訴我，是頂快的啦！」

爲了要趕快分手，我就回答了一串：「好，好，好。」

x

接着而來的，真是出其不意的一個日子呵！

和湯麵姑娘分手的第二天午間，我的房門被一個鬚鬚班白的老人扣開了，仔細瞧，進來的是湯麵姑娘的父親。

「嘔，老先生，請坐吧。」

「不，不，不要客氣，」他說時，兩眼盯得我有些難受，「先生，我是來求你一件事情，武田他這兩天在那裏住呀？唉，一言難盡，快讓他出來救救俺家的姑娘吧，她被特務機關扣押了。」

我去保證她，還挨了地一頓苦揍，後來才知道，是俺家姑沒有看清楚，在特務機關見到一封寫給武田的信，就拆開了，還沒有等及看，就被特務長狠狠的打了她一巴掌，原來信皮上的那個武

田哪，底下還綴着三郎兩個字，只怪她眼花啦。可是日本人不聽你怎麼說，硬要逼俺家姑娘的口供，說她是按心來偷情報的。天呵！她當然說是來打聽她丈夫的消息啦，滿以為可以從旁人給丈夫的信中找到丈夫的行止啦；唉！這惹得特務長火竄起來，叫着：「那裏有太太不知道丈夫行蹤的，放屁！」你瞧瞧，這不是飛來的橫禍嗎？求求你，要是知道武田的下落，就告訴小老兒一聲吧，這事只有武田去見日本人，才能有點面子哇！」

我當然是佯裝不知，用些惡心話打發走了老人。怕被這件案子牽累了我的安全，轉天我就搬到另一個地方住了。

我的新房子很漂亮，空氣在一天廿四小時內，無一時不新鮮，因為我搬到南開馬廠道來了，受着綠色原野的擁抱。

但是，這裏也有了驚心的恐怖！新居的第二天晚上，七八點鐘左右，我聽見了兩下鎖聲。怕是鬧賊，我提防着他的搶奪，一夜不得安睡。

早上。我去城裏的時候，看到一張佈告，大意是說，一個特務去石家莊辦案，不但一案未獲，反與其妻有所同謀。企圖破壞華北新秩序，與×黨勾結。罪大惡極，天理難容。已於昨日綁赴

馬廠道槍決，並割頭示衆，地點是在東南城角的電線桿上。下列犯人的姓名——武田和他的妻——我不敢向東南城角舉步，回到家裏，我感到一些痛楚，也感到一些暢快，躺在床上昏沉的睡去。

我在夢中看到兩個血水模糊的人頭，一個擰緊眉頭，一個張着大嘴，露出白牙。……不久，我又搬回城裏去了。

（註）羅勃泰勒是美國最漂亮的一個男明星。

（附記）這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天津，所以地點都是天津圈內的。

斯密司

我認識斯密司是在去年冬天，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蠻好的。他爲人豪爽，愛笑，常是伸出隻多毛的手掌拍人家的肩膀。當七八個同學唧唧呱呱的笑着給我們介紹時，我還記得我的右手被他緊握得疼了兩天。

他雖然是我們的體育教員，但是他對我們的各方面都給予了深切的注意，監視而且常是加以指教的將我們領上一條正路求發展。同學們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在我還沒有認識他以前，差不多全校的同學都是先掄起大姆指來，然後提出他的大名而誇讚不絕，他們都誇讚他些什麼呢？當然一個人沒有做下使人喝采的豐功偉績，人家也絕不會爲他浪費那末多唾沫的。

聽聽吧！斯密司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呢！

我一考進××大學，就聽到這樣的故事了。這故事發生在北平陷落後的第二個月頭上。那時全北平的學校不管是大學，中學，小學，多被敵人佔據了。多少不甘附逆的文化人被搜捕，被鎗

殺了，能够倖免的就只剩下幾個插着外國旗的教會學校，××大學呢，就是其中的一個。

××大學是一羣天主教教徒們創立的。

可是賊心賊胆的敵人並不講什麼國際交情呵，教會學校只要有中國教授和學生，就得讓他們出來結成隊，履行一番亡國奴的義務，多給皇軍喊幾聲萬歲，多用雷鳴的掌聲給傀儡政府拍幾下才行！事情就這樣弄糟了，當敵偽幾度要求××大學師生給目前的新秩序壯下聲勢時，××大學回報了無情的拒絕！

噫！××大學可真叫人佩服哩！不但師生拒絕遊行，那時大禮堂上還懸着青天白日旗的。

有一天早晨，（記不清是那一天早晨了，這是應該記住的，因為這是個可紀念的日子。）敵人再也不能忍耐的將中法大學和溫泉女中（註一）一起封過門之後，順便將一隊武裝的憲兵撥轉到××大學，還好，還講點面子，他們並不打算封××大學的門，他們只是一勁蠻橫的要檢查××大學的教室，辦公廳和宿舍。

在那個時候，××大學的鐵門畏怯的半掩起來，站在校門口的就只有一個紅臉膛，滿生黃毛的美國人，他傲然的挺着胸脯，一隻手端着手槍自衛，一隻手拿著從門房取來的電話筒。這個人

哪，就是斯密司。

斯密司不聽憲兵隊隊長的要，只吆喝着兩個字：要他們——

「撤退！」

這憲兵隊的隊長也真不大好惹，他問他：

「我檢查中國學生，干你屁事？」

「喝，喝，喝！……」斯密司冷笑三聲答道：「這是美國的財產，如爾等再有一分一秒的

逗留，我即要求美國駐屯軍撤退爾等。」

敵憲兵隊當然不肯撤退。

於是，他打電話。

原來斯密司在過去，也做過成年美國兵的，差不多駐紮北平的美國兵正都是他的朋友。他先將要求通過了美領事館，跟着就有大隊的美國駐屯軍開到××大學了。

對峙。

「喝，喝，喝！」斯密司又是冷笑三聲。「撤退——交情總要講的，尤其是面子！」

憲兵隊的隊長失措起來，眼皮撩了一下，翻身騎上了摩托車，吩咐過憲兵們等候命令，摩托車就力放的放了個響屁，將他駛遠了，留下來的是一段青烟繚繞。

憲兵們擰着眉頭向美國駐屯軍用眼睛使狠。

美國駐屯軍整齊的排列着，用眼睛遞給他們以嘲弄。

半小時的過去。

「撤退！」憲兵隊的隊長回來了，這麼吆喝了一聲。憲兵們面面相覷，對這示弱的命令似乎都覺得丟了面子，喪失了自己的威風。但命令總要聽從，一個個便都輾着額頭低着頭的撤退了，送着他們撤退的是斯密司的「喝，喝，喝！……」冷笑的聲音。

後來，後來就用不着多提了，後來當然是由學校的全體神甫們去和敵僞辦交涉，斯密司不是神甫，沒有他的事。

這裏要提一提的倒是由于斯密司的見義勇爲，救了全校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百的學生，因為我們中國學生在××大學個個都是抗日的，而且有憑有據。——他們在教會學校的掩護下，工作得很好的。

也正爲此，斯密司不僅僅救了學生，也救了學校，設若那時節被敵憲兵隊抓住××大學的學生都是抗日份子的口實，整個學校也勢難存在。這下子反弄得××大學佔了上風，幾個神甫會爲這件事鬧到東京。要天皇給他們在中國辦教育的自由，於是，××大學反倒成爲一個天皇特許的學校了。

「真鬼氣！」斯密司以後常愛說這句話，這句話是對這次學校的事件解決而發的。

這以後，「真鬼氣！」的這句話，牢牢的掛在他的嘴頭上。有一天晚間，他闖進了我的房間，呼呼的從口裏噴着熱氣，就又吐給我這麼三個字：

「真鬼氣！」

我猜想一定又有什麼可笑的事情被他看到了，因爲他每次講過這三個字之後，都是說出一大堆笑疼我們肚皮的笑話的，而他的笑話並不是打諢逗趣的那類笑話，他的笑話說給我們聽，是既發笑而大快人心的。——他說的都是敵僞倒霉的那些奇聞；不是中國人可以打聽到的。他有個作記者的美國朋友，所以他容易得來這樣多的笑料。他說的太多了，數也數不清。什麼王克敏的小姐愛上一個日本武官遭到被甩的壞運啦；什麼廬房一夜丟了三個日本哨兵啦；什麼某某學校的教

員這待日本學生，在考試卷上判了個五十九分啦；……等等，等等。一句話，他是疼入骨髓的恨著日本，像有著世仇。同學們也問過他——

「你爲什麼對日本這般眼紅？」

他回答：

「那是禽獸！人不能與獸同在！」

他還舉例給我們聽，日本人的腳就能說明他們是人是獸，不論穿鞋穿襪，都是逼大姆指出家，恰像野獸的蹄子，恰恰像！

如果同學們再多問他一句，他就急紅了頸頸，咕咕叭叭的說：「你爲什麼恨日本我也就爲什麼恨！所不同的是我接受了天主的吩咐。」

對啦，他是個頂呱呱的教徒哩！

且說，噯，且說他不是又說出「真鬼氣」了嗎？

我搬一個椅子給他，還爲他倒了杯清茶，我問他：

「又鬼氣了什麼呢？」

呵哈！這個頂呱呱的教徒不但講中國話講得很好，而且好得出奇呢！聽這堆土話吧：

「聽我說，在模糊眼（註二）的那時候，嘿，我正一路歪斜的行經日本憲兵分隊的大門口，勁啦，就在這個接骨縫（註三）上，憲兵隊裏猛古丁的響了一聲——吶啦！……，你猜是什麼——炸彈！」

「炸彈？」

「唉，炸彈！……」他用手抹了抹額頭的汗粒，又說下去：「爲這顆炸彈，我險些被捉呢！我和他們有前仇，他們一定咬我承認，說炸彈是我放的，我被門崗抓住了半晌，後來是我的拳頭做了說和人！」

「……？」我給他一個驚疑的表情。

「你奇怪？喂！這又有啥怪呢，我搗牆了一個門崗，又追上來一個，這個小子呵，我又這麼用力一搗，嘿！搗得這小子屁滾尿流的鼠竄了。我怕吃眼前虧，就三步併做一步的跑到學校來，天，跑得真够累，又渴又熱！」

說罷，他說一口將杯清茶飲乾了。

對他發生的這件事情，我感到離奇，我也替他有些擔憂起來；因為他這樣一次復一次的惹怒敵寇兵隊，定要遭到報復的。雖然不是他投的彈，但湊巧的是炸彈剛剛在隊裏面爆炸，他就剛剛走到隊的門口。別說他還和這個隊有着前仇，即使沒有，門崗也會出來抓他的，至輕也要看他是一個婦孺頗大的份子。而且他太過於輕信一個人了，無論和一個什麼人有過幾天接觸，他就會無顧忌的多嘴起來，第一句話出了口，下面的話就是滔滔不絕，還在我看，也實在是容易導引禍水的缺點。

我和劉這樣多，也立刻吐給他這樣多，我對他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也許正因為我的率直和坦白才取得他的信任吧，他將椅背用力一擡，索興放着膽子給我講了：

「噯！這樣多麼幹啥！炸彈不錯是我投的，當時抓不住我，過後也就失去證據了，那個膽敢再來抓抓斯密司！」說罷，像一千隻鴨子的合鳴，呱呱的笑樂了他的臉膛。

於是我也就跟着大笑一陣，雖然暗暗的正爲他掛慮，但也只好不表露在面上了。我連忙說：

「你在屋裏等一忽，我去販賣部買來蘋果壓勞吧。」

等我們拿着蘋果大吃大嚼的時候，他說道：

「你用蘋果壓勞是再好沒有，要是將『蘋果』二字改成同音的『平果』，意思倒是說我得了個平安的結果哩！」

可是我買蘋果完全是因為他平時愛吃這東西，沒有絲毫迷信的意義的。聽他這樣說過之後，我笑了笑，我問他道：

「斯密司呵，這次投彈光是爲了吃蘋果嗎？」

登時他的臉色暗了下來，他氣憤而且大聲的回答道：

「我還沒有忘記他們在珠市口侮辱美僑的！」

他的話喚醒了我的記憶，不錯就在距離他投彈的前幾天，我們學校的幾個美國神甫還被剝了一次精光，在他們的背脊上並且蓋了個藍色的油印——「檢查訖」。這使我深深的敬佩了斯密司的勇爲的精神。但是我除了給他三五句的鼓勵和安慰外，我依然是勸他小心些好，最好是守口如瓶。

我的話果然收效了幾天，他沉默得像個啞叭了。但過後不久，那正是桃花滿枝的春季，我決定離開北平南下了。在和斯密司分手的前些天，他給了我一個大的不安，他竟忍不住啞叭似的沉

默，一變又成爲過去的那個多嘴子。

也正爲此，我來前後就時常忙着他寫起信來，在信上幾乎是近乎央告的要他還是少和些不三不四的人搭訕。可是我一直收不到他的覆函。這時節我極難過，我在暗暗的責備着他，他不該用沉默的板斧來亂砍我這點充滿懷念的心。有一次我甚至這樣問過他：「你棄掉一個朋友果如出口之爽嗎？」

但結果又是沒有得到覆函，我怒了，將筆向桌上一摔，決定不再寫給他半個字了。

桂林的七月真是個多雨的季节呀，天空總是那麼愁眉不展的。今天又落雨了，而且悶雷不絕於耳，也就在這時節，一個動我魂魄的悶雷突然炸開了！——我用顫抖的手指收讀了同學林君的來信，信上說，斯密司被俘了。被俘的原因說得不詳細，只簡單的告訴我，斯密司乘了汽車去南苑敵營附近兜圈子，被敵哨兵認爲可疑，當即拘捕。當時他還企圖抗拒，可是敵兵數十人連忙趕到，將他的面部和腹部打傷了。被拘後的情形連林君也不知道多少，知道的就只有美領事館曾質問過敵方，敵方却否認有這樣事件發生。結果斯密司當然沒有交出。據林君推測呢，斯密司是必死于敵手無疑。這推測我是覺得沒有錯。斯密司是不會活了。

想起他過去的為人。想起他那多嘴，這結局幾乎是每個人都能爲他料到的。現在我本着一腔子的激情來寫這篇短文紀念他，在收尾上我用得着說些讚美他的話嗎？我不了，我想讀者如果從頭到尾的讀了這篇短文，他一定覺得雖然斯密司有點魯莽，有點氣浮，但仍不失爲我們的一個勇於死敢於愛的朋友。

四〇年七月抄

（註一）：均爲教會學校。

（註二）：黃昏

（註三）：貼近這個時候。

南運河上的風暴

南運河上的歌聲

「……南運河被人們忘掉了！」一個船夫嘆息一下，曾經這樣跟我說過，那是正當我翻開地圖——它的旁邊發見了海道線和津浦鐵路線的時候。人們有了比它更便利的兩條交通線，南運河的廢置自是意中事了。於是昔日清運的熱鬧景象從此消失，河面上只剩下幾只緩動的孤帆。但水流一如往時的急湍，自山東北來跟北運河相遇，潺潺的像互訴着一腔子委屈……。淒涼呵！以後有人走在岸上，多半都是傷情的不願扭頭瞧它一眼。

然而，自從七、七抗戰的那天起，南運河的泥浪曾幾度染成紅色，——那是血的浪濤呵！住在南運河沿岸的孩子們都會張開小嘴，這樣誇耀的歌頌它：

南運河的浪頭紅又紅，

南運河是個好英雄！

南運河嗚嗚的叫，

鬼子來了嚇一跳！

南運河哇哇的喊，

見了鬼子就變臉！

這歌聲在我這次由天津的西堤頭上船之後，船夫就裝出一副孩子樣的天真給我唱過，當船在楊柳青下錨，除了聽到孩子們唱着「青萊糕，玻璃粉，架起大砲打日本！」之外，也聽他們興奮地合唱過；從楊柳青啓錨再向前行，沿岸的孩子們幾乎全都會唱，調子是那樣的悲沉而圓渾，沒有死定下的節拍的限制，乃是自然流露的律動。

我也一把扭住個孩子問過他：

「這是誰教你們的？」

「一聽就會啦，容易上口呀。」

歌謠本是集體的合作，我何嘗不知道沿南運河兩岸的孩子們就都是這個歌謠的作者；一想到細細的發問，是覺得太有點蠢氣；作者當然會唱自己的歌謠啦。但是要知道這個歌謠的來源和產生這個歌謠的背景，那又得費一番訪問的工夫。

黑旗張黑這個人……

原來守衛在楊柳青、獨流、靜海一帶的我軍自從脫下軍服改成便衣的游擊隊之後，曾經扮成漁民有過幾次的渡河，向河西的敵軍襲擊。每次渡河的人數總是頂多五個，東一東一的放兩槍就走開。弄得胆小的敵人將大砲和機關槍射個不停。這是打的游擊消耗戰。未久，敵人將南運河所有的船隻全炸光了，還擄去了南運河的一個出名的船手叫「黑旗張黑」。因為他的大集船上有一黑旗的標幟，由是，人們就連他的名字上也加個「黑旗」稱呼他。

張黑沒有死，敵人將他押解到天津，逼他組織「運河航業護路隊」。敵人企圖從楊柳青、獨流、靜海運些農產品（如棉花，糧食等），來接濟天津之不足。張黑答應了，便將天津河北李公

圖做爲隊址，日本顧問是長澤。

這個「運河航業護路隊」成立在本年六月，共有三百多人，各由敵人發給槍械，隊長是張黑。不料這個隊伍成立沒有半月，便又負上另外一種比「護路」還要緊的任務：探訪情報。

等新的船隻下河之後，等「運河航業護路隊」出發之後，敵人的幻夢開始了，同時，張黑的幻夢也開始了。

是誰家的情報隊？

「是誰家的情報隊？」告訴我南運河情形的一個老船夫說到這裏。得意的在他嘴角上燃起一個微笑。「張黑是我們中國人哪，三百多個隊員中只有一個鬼子哪：一天夜裏張黑派人給我們游擊隊送來情報，嘿，要我們發動草帽戰……」

「草帽戰？」我驚奇的問他。

「對啦，草帽戰！從楊柳青捐來五百多草帽，跟獨流、靜海的湊合在一塊兒，足有一千！獨、

流是個出產醋著名的地方，少不得有千萬個醋罈子。我們就把草帽給醋罈，蓋上了。在轉天黑下來的時候，便全推進南運河。一眼望去，全漂在河面上，活像千萬大軍渡河的樣子？

「這都是張黑的主意。這傢伙可聰明呵！他假裝一副正經的去報告敵人了，說中國游擊隊在渡河夜襲……」

「可是他領着的那三百多人早挾着武器回到了游擊隊。他們本就是游擊隊呀！他們朝河西放了幾槍，都跑遠了。那天夜裏嚇壞了敵人，機關槍大砲響了一夜，到天亮他們才發覺河裏漂着的是些什麼東西！」他一拍大腿，哈哈的跟我大笑一陣。然後，候的他將面孔一板，十分悲涼的說：「從此張黑可完了，死得可憐呀！」

染紅了水中浪

他有些抽咽的告訴我，草帽戰勝利的轉一天，敵人用長竿挑起個血淋淋的人頭在河西的岸邊，血滴進南運河，染紅了水中浪，——那是張黑的頭。

南運河沿岸的人們看見自己的英雄死了，他們便個個參加了戰鬥，要永久的向敵人進擊……

……
聽罷他的講述。我問他：

「怎的船還能在南運河裏載客呢？」

「怕什麼？有人敢上船，我們就載他走。」

是的，南運河上的船夫是強悍的，南運河沿岸的百姓是強悍的，當我離別這老船夫的時候，他才介紹出自己：「先生，俺是船夫敢死隊的小隊長，有空閒多來指教啊！」

我回轉的時候，夕陽照明了南運河的紅浪，耳邊響着悠揚的歌聲……

皇軍十萬

冲潰了飢荒的閘門，一支流；餓瘦了的人羣，向著天津潮來了。……

「到天津，到天津可以鬆鬆腰帶了……。」

……一樣是這麼想著；有的，索興給希望插上金色翅子。

天津，天津果然是個有辦法的世界，大街小巷貼滿了招募華工的廣告，畫得花花綠綠的，各色各樣都有。上面寫的分明：作工一天，大洋一元。每人外加安家費——

「嚟，一給安家費就是五十大塊，鬼子還有錢！」

鄉下佬都滿足這待遇，向廣告搶大姆指的，大有人在。

「出關囉，一出天下第一關，金銀珠寶堆成山。」關外那個不是你們山東人？眼下那個不是大財主？……」

一頂日本軍帽，一件藍色號坎，這制服裝扮了每個招募華工的工頭。螞蟥一樣多，在河陽，

在東馬路；在南開；在廣開……到處有他們的蹤跡。憑一張油嘴說動鄉佬們的心，這是他們唯一的本事。

「聽見嗎？連工頭都這樣說，還有啥錯。寫封信讓二哥也來吧，在鄉下呆住還不是等死！」去了一批又一批，新來的，只有增多，不見減少。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四月頭上，庸報刊出了一段新聞：「華工除四十萬於今日出關外，餘十萬均調往日本。稍受教育後；即補為正式皇軍迎敵。以促使和平早日實現東亞大陸。」並且另一段載着：「和皇軍同等待遇，絕無歧視。」

去了一批又一批，新來的，只有增多，仍不見減少……

北中國殘破的農村，如今只剩下了婦孺和老人。

六月的尾巴梢上帶來暑熱，年輕的夥子們踏着太陽火燒焦的地面回鄉了。個個肩來把一短槍，穿起軍服。但是為軍紀所限，不得回家看妻兒。

庸報的消息來得快，大標題用黑字體排出來：「皇軍十萬昨開抵石家莊、德州、滄州、廊房、豐台、京西一帶。冀中掃蕩戰，即將展開。」

再版後記

我是一個不慣出遠門的人，我在內地跑來跑去，屈指已經四個年頭，然而在這期間我無時無刻的不在思念着鄉土，到處尋覓鄉親的面孔，坐下來，無話也硬扯話的和他們攀談，爲了聽得一兩聲親切悅耳的鄉音。

我對我的家鄉，有着固執的愛。

也正由于這緣故，在四年前我像一隻喪家狗般，帶着滿腔仇恨和一身創傷逃開了北方，當我在汕頭登岸，走進自由的國土時，那時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剛剛在汕頭住了不到三天，就碰到了戰爭，我在砲聲隆隆，濃烟瀰漫的戰場上，我記得，我曾經把這本小書裏面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講給了幾位從北方來的大兵聽，我讓記憶醉倒了我的心，也醉倒了他們的心，我們在板着手指，從戰爭情勢上估計過哪一天是回家的日子——爲了讓那日子快點來，他們把我丟在「汕報館」門口，做了一次勇敢的衛鋒，當我追上去時，第二道防線的弟兄却不准「白面書生」通過，他們沒

有把我這個殷地記者看到眼裏去。我漸婉的回轉身來，從此我更認識了鄉土的魅力！

因此，從這個時候起，在我的心裏埋伏下寫這本小書的動機。我寫得很慢，有時一個月寫兩三千字，有時三個月不會寫出一節，新聞記者的忙碌生活奪去了我的寫作時間和心情上的餘裕。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它終於印出來了，後來還在「自由中國」月刊上讀到了高詠兄的批評，吟着這篇批評，我感受了勝過出版這本小書的喜悅，原來他也有着對於北方土地的深沉的愛——原來他也有着經過鬥爭的血路，重回北方的決心！

終於，他在大前年十一月，跑到了華北戰場，他和敵人日日夜夜的作着拚死的鬥爭——在今年七月裏，他和蔣弼等人殉國的惡耗便在報紙雜誌上登載出來，當時我非常痛苦，我落了不少眼淚，我第二次的認識了北方土地是有着怎樣的魅力！

我和高詠兄的過從很短，我不十分瞭解他的為人，我有的只是對於一個戰士的尊敬——爲了紀念他的死去，我特意趁着這個再版的機會，將他的那篇批評文章附錄在書後，我並不認爲他是我的作品的知音，不完全是，他是以小說的尺度衡量每篇作品的，因此他可以指出「南運河上的風暴」和「皇軍十萬」是片斷，甚至是素材，而這本小書並非是短篇小說集，只能勉強稱爲速寫，

我像畫家學畫似的，在我初初練習時留下了——勿甯說是揮霍了幾個綫條，這算不得什麼，如若不是我在想着向你們坦露我的渴念鄉土的遊子之心，想着向你們說出一些在北方的土地上曾經發生現在還繼續發生着的……。

說是：戰鬥可以呼喚春風，春風將送我們回去！

一九四三年·大年夜·在桂林

附錄：

創傷與仇恨

高 翹

——評北方的故事——

試一默想中國吧，這片叫作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或者正在發生着怎麼樣的故事呢？沒有人能够健忘於最感動他的，比如，歷史將人類的有色的血液，溶進到故事的，無色的血里了，高爾基乃不忘於他所經歷的，而寫下它。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間最動人的，最令人不忘的地方，在這個叫作「中國」的土地上的，我們應該說是北方，那里有鬥爭的開始，那里也會有鬥爭的結束吧？他的名字應該就是「鬥爭」兩個字。

這地方究竟是怎樣個地方呢？太熟悉的朋友與不熟悉的朋友們，會想到，看到，聽到；它身上已經發生過，現在發生着，將來還要發生的這些事。

「用愛的表情，說着恨的句子」的女子，她堅決地「去盡清插補上我們的國旗」。……

一個叫「小溜柱」的孩子「解下太陽旗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說這「旗比血紅」的現象，「染亮了整個的夜空。」……

一個說着「你爲什麼恨日本，我也就爲什麼恨」的話，向日本憲兵大隊投炸彈的外國人被俘了。……

我們都曾經看到過這些，聽到過這些，想到過這些。「北方的故事」這本小書則是記下了這些，再現了這些，或者是保留了這些。我是打從北方原野走過的人，我熟悉在那兒流瀉着的氣息。這本小書，就染着那些被熟悉的風物，向牠的讀者訴說着一種親切的創傷與仇恨。

這本小書，是免不了牠的單薄，也免不了牠的缺點，不過這裏面寫下的，却有一縷紅繩，他串起了這些：

一個現實：在淪陷區中，熱情的男女們，是在怎樣子熱愛着他們的國家。

一個憧憬：那是在苦難的培養下將會生長起來的，一種未來的現實。

被寫下的人物不多，計算起來，三萬字的中間只有一個韓青華，一個小溜柱，一個武田，

個斯密司，一個黑族張黑。而黑族張黑還未曾經過嚴肅的刻畫，嚴格地說，被描寫被表現的只有四人。被寫下的故事也不多，只有插旗人的落難，爲了旗，武田特務，斯密司。其中斯密司還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南遷河上的風暴，舉軍十萬只是片斷，甚至只是素材。

可是，這只是單薄，只是表現的不够。北方的創傷與仇恨，在被韓青華用他的胎兒拭楷，在被小溜柱用他的血洗刷，在被斯密司用他的崇高的同情析剝，他們是現實中所凸出的部分，也就是在現實的繭莖中所抽出的部分。

也許會有人以爲這里所寫出的，只是一些個別的傳奇故事，但這正說明着舊中國的蛻化過程中，已經有了新的存在。這存在，是存在於北中國的創傷與仇恨的中間。「北方的故事」，牠將是存在於讀者心中的根據，便是牠再一次表現了這深沉的創傷，與深沉的仇恨。舊中國的蛻化中間，這些是新的肌膚，新的血液。

韓青華在已成爲歷史的中國土地上，多少帶點傳奇中的人物的彩色，可是今天的中國土地上，不知道有若干個去投向祖國的旗子的女人們，在新的歷史中成長了，而且演出着她們的傳奇似的故事。只要是到過淪陷地區的，他也一定會親眼看見過成千成萬個小溜柱樣的小孩子們生活的

現實論。

所以，這里的故事如果稱爲「傳奇」的話，它將是中國新的歷史產物，不只是些偶然的事件。

「北方的故事」的作者，沒有用多餘的話來掩飾他的作品單薄，因此，我希望作者更嚴肅地掌握他的題材，吸取他的題材，來改正他這本小書中所存在的缺點。

紅藍文藝叢書之四：

仇恨與創傷

著 者 張

煌

主 編 人 王

藍

發 行 所 重慶紅藍出版社

重慶陝西街特一七二號
北平八面槽七十四號

● 不 准 翻 印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 桂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 桂二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渝三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渝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 平五版